朱子語類

六十八九　易　乾坤

日仁13
775
こ3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可學）（總論乾坤）以下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謂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淵）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僩）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卦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方子錄云以卦氣言之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陰然又常以靜者爲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端蒙又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蓋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蓋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爲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端蒙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其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淵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仔細推之皆可見僩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賀孫。以下易傳語

問乾者天地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順處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是謂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舖敘添差了天帝共成一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即是帝池本云問今郊祀也祀太乙而今都重了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

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爲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變孫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一作到)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圭峯禪師說知字樣(一作個)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来之迹如寒来暑往日往月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来忽然而往方如此

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一作個)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文蔚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如陰陽屈伸往来消長有箇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来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来言也以妙用謂之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神是變而不可知底(端蒙)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剛義)

叔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無精粗而言

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夜晝便神夜便鬼（淳錄云所以鬼神出入之言之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以氣息言之呼為神吸為鬼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閎祖淳錄作是悽愴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肅然是也（淳錄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陰類亦多夜鳴文問莫不能皆然夜屬陰妖鳥陰類亦多夜鳴文問莫不易言精氣為物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淳錄云此不可以魂魄論）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精便是魄聲如燒香燒得出来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

香底便是魂（淳錄云漿便是魂）魄之光酸鹹者魂之根蒂安卿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又問載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楊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說了後來四子發盡氣力解轉不分明溫公又於正文改一字解也說不出（義剛淳錄同）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不測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

者則謂之神如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妙所謂造化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陽屈為陰伸為陽無一物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者也又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濼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烝以陰靜去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物而不可遺者蓋此理於人初不相離萬物皆體之密其極只是陰陽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

符兄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箇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故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靜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蓋知乃方子錄云天性健故不息故不可把不息做健下同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悲性何以能此
　　僩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
　　端蒙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上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

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僩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性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淳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事
　　學蒙○方子錄云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之皮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直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文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字或是就上字立說皆不可攷有羅回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

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餘下乾卦）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後三畫是陽消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而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溪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恪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焉

思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之在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穗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元亨利貞一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的）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

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含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有利貞之時有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消

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盡

高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温凉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事

温底是元熱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貞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

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貫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爲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孫賀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

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義是金智是水孫曾兄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卓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淵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

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剛）

問道卿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窮思之謂之各具四德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包春則不可也先生復舉前說道卿之說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說（道夫）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禮義智人之四德然意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未實識得誠敬耳銖

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銖云恐渠未曾實識得誠敬耳且謾說說耳銖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祖）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遠爲者）

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湖易亦猶

質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方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切謂卦辭未見取

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然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倣此曰繇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榦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學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曰某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不必說人君也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卓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端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淵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人 淵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

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文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通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銖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警惕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陽若而已言有乾乾之象也　銖

君子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厲无咎　至多猶惕若厲无咎者此者字所以進德修業耳　銖

實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看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徃徃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

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德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淵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淵錄云發
得此意極好○淵錄云竊意
因時而惕理人皆有此必
日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二段云君有君
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
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若皆又何嘗
有此不知是如何以其觀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
此時便當恁地兢惕下得此爻也當恁地兢惕僩錄同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
臾離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句亦是拘了
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先內爻為太子者程子答

乃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
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
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
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二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
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
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
咎也祖道

淵與天不啻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
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淵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
上下躍即飛在天僩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占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言者天下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廢却此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去偽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文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皆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益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彖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銖

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漆爭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爲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益易之書誠然是潔淨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

来事多失了他潔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弒父臣弒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来許多勞攘說話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隨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德明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揲蓍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爲主而彼爲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徒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爲賓而彼爲主也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爻辭用九蓋是說變消

見群龍无首吉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說消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蓋七八

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蓍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純陰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用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柔天而行未嘗爲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爲群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銖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爲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其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爲句蓋六陽已成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爲天下先便只是个主方用得以下便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爲下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体元是六龍今變爲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淵群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若爲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淵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
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牡馬營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
乏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
非理會象數看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
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
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群龍无首吉為占見群龍无首
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
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營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
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
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裹貞便是收
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始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
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
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
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
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
著如所謂林楊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
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
發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
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
處但人為己私所隔故多空虛處爾道夫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渾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端蒙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自是精神自是精神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未得是否曰也是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學蒯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

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處果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亦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行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九三之半即所謂亨九四之半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銖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其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析教分曉方好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淵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

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頭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萬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

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去聲）鉢（去聲）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

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此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淵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淵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節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其不一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眞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草

保合太和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文蔚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饒錄作乾首出庶物萬

物感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李）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可學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已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開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自強不息）

又說外舍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曉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蕭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某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受說話觀草堂之說與其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

多事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窮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僩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得這箇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淵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享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時舉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孟子要皆

屬仁淵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僩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當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凑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賜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夫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華褻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久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盖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淳

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而已須是動容周還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僩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盖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大體行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盖禮樂之文

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恭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都無私意方可以為會都是事事皆盡爰方可以合禮樂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為和也 僩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本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

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求也 去僞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升南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可李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植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如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的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二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砥錄云義則和矣義則無不利其終則至於各得其宜云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之幹淵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恐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爾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是箇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此而效之之說知覺得未是淵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倜

問體仁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學履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

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學履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的方子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那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

事嘉美時未為嘉會字張葆光用嘉字說說得幾句由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之如此便是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時舉

利物足以和義此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

不和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如天之生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君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愚臣亦愚臣愚君亦愚又問覺得於上一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此方便須用兩字方說得盡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於義四句都說不去方淵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汉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

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貴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闢湊到此故謂之會亨小亨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纔到夏便各各一時成盛此所謂嘉之會也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事者嘉之會觀之嘉字亦是實

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幹是與立個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諺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無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聚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夫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益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

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改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質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箇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

物各得其宜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着此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此利今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失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慮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故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流行而不過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二木於土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此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非非之正也鉢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看

易五

乾下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来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似用用似義淵了時似用用似義淵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来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銖

語類卷六 十八終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恐要押韻那裏恁地分別礙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個

問閑邪莫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端蒙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人傑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十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著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著底不可曉淵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淵

黃有開閑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脩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

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爲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於普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無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二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步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升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二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

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寓錄無此七字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步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升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寓錄云九二是伊周地位已自離了到上九又亢了看

来人處大運屯無一時閑（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得微亦不失為替龍）
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息滾將去聖
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淳○寓同）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
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 淵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後知上来吾心知得是非端
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
即是進德脩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銖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
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學履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方子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
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道夫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来方見
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震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忠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信進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就事上說端蒙
彥忠云先生云脩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卿君之事
亦見得遜處端蒙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
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来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没緊

要容易說出来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太段着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未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孌孫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一先是言語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 叔大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

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 賀孫
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去理會居字脩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佐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

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淵

林安卿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義剛

亞夫問進德脩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則居之矣既脩則居之盡卿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脩居字未脩則當脩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淵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賀孫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本末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寓錄云硬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寓錄云恁地收斂去淳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

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人傑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体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來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坤便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此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道夫

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脩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耶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

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裴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德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德地寬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又先說擇善而後可固執也伯羽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太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仔細銖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其實只是一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僩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那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文蔚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

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一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也

子蒙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學履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字之賀孫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撰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爲立其誠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學履

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高

脩省言辭篤志便是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賀孫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既無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

撰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道夫

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撰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之屬致知至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二念之不誠所以進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二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道夫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撰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撰言便是

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去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池錄云本義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說見於事者）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池錄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二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至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事

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倣得自別

裴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可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有夫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

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特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夏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

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誠謙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突然是如此更擬撰不得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簡甚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是合中庸反諸身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

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王氏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卑脩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閒却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段都是學者事閒項見某人

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其不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脩辭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為居業何也曰忠信是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脩辭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

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柄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脩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學發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具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德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以間斷德是得之於

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日振作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見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柰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賀孫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是欺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

上說蓋事是已行到那地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立誠底道理學履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腳進前一腳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終也這終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

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夔孫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好好色惡惡臭如好好色惡惡臭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真箇見得這道理來然是如此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淬淬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那忠信底許多道理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從何處進分明黑淬淬地進箇甚麼道理是如此却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這只是箇始終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賀孫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祖道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知至至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洪後行去這便是脩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貼着那進字終字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

（祖道錄云知終終之是居業意明自也只做此事更無住底故曰可與存義也脩辭立其誠今日也只做此事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道理淵

問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在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未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也先知之謂也存

若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知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
謂可與存義也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
作兩段滾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
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
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二箇
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
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字故如此
寫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
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
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賀孫

七 是要知箇所至之地至之
得恰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
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礪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往而
止之 祖道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
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
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
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
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
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
行事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

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此此心自實踐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銖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伊川云字之在後端蒙

乾忠信進德脩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告然不習無不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方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滿

周易卦卦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僩

上下無常非為邪進退無恒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潛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二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銖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大人大德之君也今人本意道大人卻別做一說恐非聖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
必有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
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僩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
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到
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
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
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却說二五
相見却湊不着他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
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古底人常觀解易
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湊着他語脉如漁其群

古者家皆云漁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
漁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
散他小群成一大群方成文理 淵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恐也恁地殺斷說不得
如乾初九以說聖人學聚問辨則又不熟上九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
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
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
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也
植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

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字一樣看
龍無警又別作一樣看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道夫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道夫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
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實錄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當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體情性人傑錄云性情猶言本體是說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却在下用却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箇收斂意思直到冬方成閒復見天地心曰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歇相離之時却將許多來種便成千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

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也萬物之遂貞也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也偕○人傑錄此下是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淵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共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淵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不利故不言利始何曰是也

乾則無所不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純粹精

淵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

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

氣之動而言則為陽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
常兼陰陰不離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銖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
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着一件物事說
道與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
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
物事放在正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面中便
是破他說淵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道夫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
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

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
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
成 文蔚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
君德皆如此 淵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
雖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
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
只做得舜禹事使人 僩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
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

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雞之出見他毋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時舉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

德其曰與天地合其明與日月合其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銖○淳錄問程子之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一失曰知天則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謨

並卦有兩箇其性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一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道却又改得是賀孫

坤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底意

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趣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池本無先迷二至此十一字

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減為字陽一半就前後言先迷後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

了在又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不好緣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至於東北是坤卦到西南則好到東北實是喪朋然喪朋却終有慶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亦非是凶只是西北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如此等說恐難依據說。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

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家傳辭裡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緜

乾元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

陰體柔躁只為地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淵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要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地本云坤即乾之所以生者淵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淵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

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復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句分爲二句今姑分以見其義
礪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爲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

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過分底事不多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蔽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着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陀
突然起底也自順淵
陰爻辭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
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
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陽一日
中陽是晝陰是夜淵
坤六爻雖有重墊大槩皆是持守收斂恩謹底意礪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
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礪
問履霜堅冰至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
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晝必有夜
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生長

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
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儆之意所以扶陽
而抑陰也錄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
者言古者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
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冢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
後面說底四事又盡隨他說去如其之說爻無許多勞
攘淵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
坤先有此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
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
大如此學履

六二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淵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順亦是柔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靜而德方幹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言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幹

坤六四又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云

問坤六五皆中文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子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學履

蕫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淵

蕫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

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柔来滿

問董棠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又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繁了因舉云卿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感而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文義特為他發固是他

而後發也學履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又中乃不言函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

又言而以可知矣時舉

子耕問龍戰于野旨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是人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從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氷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

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
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
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無不利
矣言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爲象不習无
不利爲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
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此
陽故爲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爲陰象矣或從王事之
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既
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爲
居其成而能有終之義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著六四重陰不
有括囊之象无咎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噎廢食

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爲五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
中之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
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
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文蔚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
生承載非則安能如此 僩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
則剛坤體至靜而德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
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
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苟見方言其德
則是其著也 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思纔堅氷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難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那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敬以直內最緊切工夫賀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升卿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直 疑是齋 德明

是割截方整之意 方疑是正 德明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一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僴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 底 德明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銖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以義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于夫聖門學者問一一句聖人各他一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賀孫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所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二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大雅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說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爲善實於不爲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下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道夫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爲敬實於爲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物因問舊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秉彝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

病道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
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
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
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
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
孤必大字云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
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
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
親交明友則信於明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
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
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
轉動得
坤六二未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方

終